

烟梦往事

◎孙颢散文精选

YanMengWangShi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ire cover is a monochromatic purple-toned photograph of a landscape. In the upper half, there are misty, rolling hills or mountains. A bright, circular light source, possibly the sun or moon, is partially obscured by the mountain peaks, creating a soft glow. In the lower half, a line of dark, silhouetted evergreen trees stands against the lighter background of the hills. The overall mood is serene and nostalgic.

烟

梦往事

◎孙颀散文精选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烟梦往事
孙颢散文精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烟梦往事: 孙颢散文精选 / 孙颢著. -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3(2001.9 重排)

ISBN 7-5617-1286-3

I. 烟... II. 孙...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58848号

著 者: 孙 颢

总 策 划: 阮光页

责任编辑: 阮光页

整体设计: 卢晓红

责任校对: 乔惠文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市场部 电话 021-62865537

传真 021-62860410

[http: //www.ecnupress.com.cn](http://www.ecnupress.com.cn)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政编码: 200062

印 刷: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32开

印 张: 8

字 数: 284千字

版 次: 2001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01年9月第1次

印 数: 1-4,100

书 号: ISBN 7-5617-1286-3/I · 118

定 价: 22.00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总序

王铁仙

现在，上海好些人知道有个“华东师大作家群”。这是因为1995年华东师大出版社推出了一套五本的本校中文系六位校友作家的选本的缘故。这套丛书，由本社副总编阮光页提出构想。他原是中文系七七级的学生。他的那个年级，正拥有孙颢、赵丽宏、王小鹰、陈保平和陈丹燕等作家。他们在求学时就写了一些作品，其中孙颢、赵丽宏、王小鹰更早崭露头角，在进校前已发表出很不错的小说和散文，如几丛鲜艳的花枝，摇曳那时还显得荒芜的文学园地上，相当引人注意。他们毕业后，十余年中，也仍是新作不断，仍是一派方兴未艾的样子。这个现象，到1994年，忽然，其实也很自然地，触发了作为编辑和他们的同学的阮光页的灵感：何不让他们各自编一本近作，集中推出，以形成一种景观呢？继而他又想到华东师大教师中拥有老一辈名家施蛰存，当今先锋派作家格非，以及广为人知的王晓玉等；而校友中，沙叶新、戴厚英等也久负盛名。一时虽不及细想，但已产生了“华东师大作家群”的概念，而决定先限于“校友”范围，在七七级的五位之外，再加上“学长”沙叶新，来着手编辑这套丛书了。

这套丛书推出以后，上海文学界以至社会上的不少人，很快认可了这个华东师大的群体，赞赏这个师大的群体，师

大因而增添了一道绚丽的色彩。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如果无人察觉，特地指出，冠以名称，可能一直会悄然无闻；而一旦“曝光”，命名，提醒了公众，大家却会觉得十分自然，一点不觉得异样。这是因为的确是“名”（概念）副其实的。于是，接下来，就是“名正言顺”地来充实这个概念，让这套丛书的作者有所增加。结果是先后加入了比沙叶新更年长的鲁光，加入了同是七七级的周佩红，加入了比七七级还要年轻些的李其钢和徐芳。可惜的是，才华洋溢、佳作颇多的戴厚英，与鲁光同级，同样属于“校友”范围，因数年前不幸被暴徒杀害，而唯一的亲女儿远在国外，一时找不到版权代理人，只能暂付阙如。还有格非（刘勇）刚刚离校赴清华，也成了“校友”，他的选本，日后则要请他加入。仍在校内的王晓玉等，虽暂因这套丛书的名称无法归入，但她显然为这个群体增了光。

高校中文系的学生，按照规范的培养目标，是语言和文学的理论人才，而非作家。但我心里总是稍有疑问，觉得不能说得过死。现代社会的知识者分工很细，文学理论和批评，与文学创作，确实可有相对独立的位置、价值和意义，可以各司其职。学校的教学内容和环境，也确实主要适合于作理论研究和进行学术训练，而作家却要得力于社会实际生活的浸润和个人艺术创作的天赋，非课堂和书本可以造就。但是，从事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人，与从事其他专业如历史、哲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专业的人有所不同。他既要有那种社会科学方面的素养，又不应只有那种素养，如理论思辨能力等；他的研究对象主要是饱含人的情感的、好多地方难以仅仅用逻辑思维和冷静的理性来解释的文学作品，他要同作家一样懂得人的心灵，一样善于感悟人的情感，一样敏于体验现实的人生，并且要略有一点情感抒发、形象描绘等文学表达能力和习性。如果一个“文学理论人才”，一生只会孜孜矻矻，皓首穷“经”，在理论概念和推理中打转，于实际人生、人情、人性，漠然无所感受，难有会心，甚至对优秀的文学作品都缺乏阅读的渴望和鉴赏的兴味，那么，老实说，是有点可悲的，他实际上还是徘徊在文学的堂奥之外。朱光潜曾说：“现在有些人放弃亲自接触过和感受过的事物不管，而去追问什么美的本质这个极端抽象的概念，我敢说他们会永远抓不着‘美的本质’，”他不客气地嘲笑一位美学理论文章的作者，竟然会“丝毫不用一点具体形象，丝毫不流露一点情感”。研究美学不应如此，研究与美学关系极为密切的文学理论当然也不应如此。从五四初期起，发表、出版了一系列影响甚大的文学批评文章和文学理论书籍的沈雁冰，到1927年下半年，同时进行小说

和散文创作了，并逐渐成为小说巨匠。他后来之所以同时从事创作，其中一个原因，就因为他觉得如果只是评论别人，自己不创作，难免要遭人议论。我们或者会认为他大可不必有这种想法，但我感到这无意中反映出真正的文学家的心态和对于文学的真知。文学创作毕竟是“文学”的根本。鲁迅也是先写文学论文，尔后主要从事创作的。有些以文学的理论、批评和学术研究闻名的学者，则在搞理论和研究之前，曾写过很出色的小说和诗，如我校施蛰存先生，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位。至今听他的谈吐，看他现在的文字，还会深深感到“理论”和“创作”，在他那里几乎是分不开的。还有许多知名的学者和理论家，也相类似，只不过其中有的人过去的创作，现已不大为人知道罢了。高校的学生中能够出现作家，不必说是学校里教学的成功，却是很值得庆幸的好事。他们有最好的条件成为有真知灼见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并且他们的存在，会给周围众多的致力于理论研究和批评的学生以生动的启示，启示他们不忘文学的根本，懂得文学的真谛，从而使他们写出来的理论文章，不至于与“文学”相隔离，真正能给读者和作者以帮助。

那么，为什么华东师大会出现作家群，尤其会在七七级比较集中地出现呢？以我的浅见，从共性上说，我国高校七七级的学生，集中了许多因为“文革”爆发、停止高考而被积压了十年的优秀人才，其中有一批真正热爱文学、又长期颠沛于社会底层的“知青”，他们不同于“文革”前的和以后的在上述两方面都显得浅狭的学生。从特殊性上说，是因为华东师大中文系的七七级，从一年级起就形成了一种文学创作的氛围。这“氛围”两个字，非常重要。对于学生的个体来说，人们常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而对于学生的群体来说，氛围是最好的向导，最强大的推动力，最有魅力的“首席教授”。当时，赵丽宏、孙颙、王小鹰三人，实际上已可称为作家。他们与同学们朝夕相处，大家耳闻目睹他们的言谈、文章，不禁产生“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予乃不能是”的争胜之心。何况他们三人，待人诚恳热情，乐于“指点”，而毫不自视特殊，拒人门外。这样，原来就热爱文学的许多同学的心里，升腾起创作的欲望，又从他们身上依稀体悟到在课堂上书本里得不到的某种创作的“门径”，同时发现了自己本有的创作的潜能，也写起东西来了。例如陈丹燕，就是在这种氛围里培育出来的“后起之秀”，现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又如周佩红，是在这期间打下根基，而于毕业后起步，写出了许多相当优秀的散文。还有方啸、戴舫、陈洁等，也大致如此。其中戴舫，本专注于黑格尔美学和一些文艺理论

的研读，在这种氛围下，最后也写起小说来。毕业后，他赴美国求学并获文学博士学位，在大学教文学和古汉语课程，但一直保持着在“七七级”形成的习性，在繁忙的教学之余，用中、英文写出了很多小说，至今乐此不疲。

什么时候，在高校的中文系或在中文系的某一年级，能重现一种真正热爱文学、钟情创作、求索真谛的氛围呢？什么时候，高校的中文系再能养育出一个新的“作家群”呢？出这套丛书，我想，也许会给它一种动力，一种希望。也许，还可以引起文学界的兴趣和思考，看一看青年作家的生成，是否也可在这里找到一条途径？

序

徐中玉

十五年之前，当孙颙还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时候，就已在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中篇小说。读后我深为欣喜。除了向他祝贺，并请校报发布了这个消息，以鼓励同学们的积极努力。那时他还担任班级中的几种职务，因此在召开系里有关教学问题需要请些学生代表一道参加时，我有较多机会见到他并听到他反映和提出的意见。他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是：思想敏锐，工作细致，态度诚实。十多年来，因为同在上海的文学领域里，我们仍有较多机会晤面。感到他的负责范围虽然扩大、承担工作虽然更重，他的作风确还是那样一贯。他能得到越来越多同志们的信任不是偶然的。

孙颙现已是著名的小说家了。由于连续多年担任繁忙的行政管理工作，使他不可能像当年同级同学赵丽宏、王小鹰们有时间写得那样多，他内心里则一直依然想把文学创作当成自己终生追求的事业。几次我听他说：写作时间确实很少，仍努力争取每天写一点，即使只有几百、上千字。这当然很艰苦。但他的《雪庐》等甚获好评的长篇小说还是出来了。

可能也是由于他的这样的工作环境，行政管理事务太忙，缺少比较完整的一段时间，但又有许多东西可写，而且不

能自己，所以就产生了诸如收集在这本集子里的他的许多散文来。孙颢的小说集已出版多种，散文集这却还是他的第一种。在这本散文集里，他的敏锐思想、细致工作、诚实态度也一样表现在中间。对各种人生遭遇，把他的一些感悟娓娓道来，自然流畅，怎样想就怎样说，但求能与读者心心相印，在一派开朗、明亮优美、充满人情的心灵世界中互相融会，沟通。一味悲叹失落太消极，过分的雕琢会细弱，失实的夸张不免轻薄，“儿女情多，风云气少”，不能说古人这种提醒对我们今天的作家已没有什么作用。孙颢在散文创作上走的也是一条能够取得成功的道路。

孙颢的第一本小说是他在母校学习时很难得地在北京出版的，现在他这第一本散文集又是他母校的出版社向他约来出版的。国家和母校总是热望着积极努力的青年志士大批成长起来，得以充分发展他们的才智、潜力。无疑我也能从同学们的成长、发展中得到鼓舞和力量。

1994年9月25日

目录

序 / 徐中玉

1

第一辑 ◎ 烟梦往事

3

在高高的书架下

5

启蒙

7

棋盘上学到的哲理

9

口琴的故事

11

钱这个东西

13

走出困境

15

我和保尔

18

我和老陈

20

哦，小黑皮们

22

难以丢失的理想

24

病后

26

虎年牛命

第二辑 ◎ 无意杂谈

31

懒得发烧

33

背影

35

“中年”这个词儿

37

初秋的忧郁

39

幼稚乎

41

快乐乎

43

为了母亲的微笑

45

足球、拳击与其他

47

“模糊”的魅力

烟梦往事
孙颢散文精选

球迷心态	48
还说中庸	51
“黑白”启示录	53
最好轻松	55
有容乃大	57
豁然开朗	59
脚步声声	61
“超人”的生日	64
沉甸甸的吃	66
文学前景——数字化引出的思考	68

第三辑 ◎ 灯下天地

从文之初	73
关于《雪庐》	75
面对纷繁的都市	78
《门槛》与我的门槛	80
时髦与非时髦	83
优势	85
培养自己的创造力	87
成熟之前	89
走向宽广多变的世界	93
精与干	96
阅读与认识世界	98
不怕孤独	101
志存远山	103
经济潜流之上的百年激荡	107
强盛的秘密	110

烟梦往事
孙颢散文精选

第四辑 ◎ 尘海素描

- 125 师者
127 父子
130 第一盏灯
133 黄昏的潇洒
135 望子渡洋
137 黄忠不老
139 叩响西方之门
142 作家个性
145 三位翻译
150 行万里路

第五辑 ◎ 风云遐思

- 157 远近篇
160 佛
163 磐陀石之夜
166 美国西南有一道沟
171 黑色纪念碑
176 少妇、鸟笼及地下室
179 在印第安人中间
182 在多伦多街头
184 东京机场的遭遇

第六辑 ◎ 凡人世界

- 189 新月
191 倦客
194 凡人小品十五则

烟梦往事

孙颢散文精选

我们能否富起来	198
---------	-----

第七辑 ◎ 出版杂说

《我与上海出版》序	211
“宽”与“严”	214
信誉	216
热闹的书市与淡淡的忧虑	218
话说书价	220
传统与维权	224
问题与前瞻	226
建立权威的网上出版物市场	235

跋	238
---	-----

烟梦往事
孙颙散文精选

入世前，谁没有梦？
入世后，累得忘了梦。
入世既久，常听人生如梦。

人生是一次远航。起锚时的林林总总，那岸上的斑驳，那港湾的纷杂，深深烙进他的心底。当他在漫无边际的海上漂浮，从心底荡起的思绪便来慰劳他的寂寞；当他在翻腾咆哮的浪谷间争斗，从心底迸发的潜力便来支撑他的肌骨。

我的文化意识的萌动，好像是在南昌路两排高高的书架下。那是幢临街的小楼，底层的客厅，大约四十平方米不到，高却达三米。外公是读了一辈子书的文人，后半生供职文史馆，藏书甚丰。客厅南、北两面是门与窗，东、西两堵整墙便悉数为高高的书架堵塞；墙角落，重重叠叠垒着漆得乌黑的书箱，据大人说，那是藏史籍的。

在高高的书架下

小时候，过暑假，父母恩准，让我去外公家打扰几天。年少的小舅舅，比我大不了几岁，不讲辈分，舅甥俩十分亲密，夜间便在客厅地上铺席而睡，那两堵书架便愈发高大，在黑暗中如悬崖峭壁耸立在我身旁，令我敬畏。我不明白，外公何以能读那么多的书。那时候，我还不懂“知识海洋”这样的词儿，在感觉上却完全接受了它。大人给几角零用钱，去街上小书摊租来《三国演义》、《水浒传》之类的连环画，待夜风将酷热一点点收去，我和小舅舅睡在草席上，于天井蟋蟀的鸣唱中，一页页翻过去，竟还生出妄想：总有一天，我也能把那书

架里厚本儿读尽了。

后来，或许是老人觉得孺子可教，或许是外公偏爱外孙，老先生给我讲过古文与诗词格律，点拨过围棋要理，并将他用蝇头小楷写成的围棋图谱手稿送给我。可惜，上山下乡之前，我将那手稿搁哪儿了。现在已找不见。

我在人生的路上走得远远的，有时，觉得那两排高高的书架已遥不可及，恍若一梦。在乡下点着小油灯啃干馒头，在海滩上赤脚挑担踩淤泥，我的眼前曾不时闪过那书架长长的影子。我想，我怕没法走到它面前了。上海的家人在信中说，那客厅被街道生产组占了，书架已被剖开做了长桌板凳。再接下去，一向开朗的外公也患病而逝。难道中国就不需要读书人了么？

然而，化为桌凳的书架的魂儿，却落在我心中散不去。在乡下，只要寻得到书，我仍如饥似渴地读。那时候，我精神生活的一大乐趣，便是在艰苦的劳动中哼几句五言、七言的小诗，如，犁田回归，哼出“夕阳西下红一线，水牛横跨悠悠还”，不伦不类，不文不白，自得其乐而已。至于后来慢慢学写起小说，怕也和始终不肯丢弃对书的爱好有关。

前年，我将对那两排高高的书架的眷恋之情写进了小说《雪庐》之中。

1992年